

家国故事家国情

开栏的话

我们总会为一些人、一些事而感动——当英雄部队的猎猎战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，屏幕前的我们跟随现场观礼的抗战老兵一道，起身敬礼；当“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”的亲切旋律响起，行色匆匆的人群停下脚步，加入合唱；当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，多少家庭寻回失散已久的亲人，终于“团圆”……让我们一次次热泪盈眶的，是深藏心

底那份朴素且真挚的情感——“家国情”。

无数平凡的人们，将浓浓家国情怀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行动。当“小我”融入“大我”，“家国”这一宏大的字眼变得鲜活而真切。

即日起，我们推出“家国故事家国情”专栏，希望透过一个个“小家”的故事，刻印普通人心中的“大爱”。欢迎踊跃投稿。

“他们都是咱家人”

——河南省洛阳市裴家祖孙三代为无名烈士守墓80载记事

■韦天龙 徐正玉 黄晓宽 本报记者 安普忠

初冬，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府店镇佛光村的半山坡上，抗日十三无名烈士纪念碑静静伫立。陵园内，五星红旗高高飘扬，86棵柏树常青，13位八路军烈士长眠。

周末，37岁的裴伟超从洛阳市区回到老家，拿起扫把、抹布，走进烈士陵园。“这里安葬的，是1945年在佛光峪战斗中牺牲的13位无名烈士。”裴伟超边打扫落叶、擦拭墓碑边介绍说，“当年爷爷亲手把烈士安葬，我们一家人一直守着他们。”

整整80年，裴家三代人传承“守墓人”这个身份，从未断线。爷爷裴麦闹、父亲裴献周相继去世后，为烈士守墓的接力棒传到裴伟超手中。这个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牢记家训，每周驱车几十公里回到村里打扫烈士陵园。

不只是裴伟超一人，如今，裴氏家族已有100余人参与到守护烈士墓中。在他们心中，烈士虽无名，血脉仍相连——“他们都是咱家人”。



两个“邻居”的对望——

“把烈士写进家谱是全家的光荣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根据土地改造规划，烈士墓需要迁址。裴麦闹主动提出：“我家窑洞山坡东侧是块好地方，就把他们葬到那儿，我好照看他们。”就这样，他和烈士一个在坡西，一个在坡东，成为“邻居”，距离不到500米。

起初几年，裴麦闹常常清晨扛着锄头给烈士墓除草添土，傍晚巡视一圈才回家。遇到刮风下雨天，干脆就睡在墓地旁用茅草树枝搭的简易棚子里。

后来，裴麦闹决心给烈士们建个像样的“家”。建陵园需要石头，他每天天不亮就去几里外的河滩，一块块往回背；砌筑需要水泥，他光着膀子拉架子车，往返几十里外的水泥厂，一趟要走大半天。陵园一角的一块青砖上，刻着一行字：“一生不忘革命烈士！裴麦闹，1969年4月15日上午。”

按照当地习俗，陵墓旁大多种着柏

树，柏树苍劲挺拔、四季常青。佛光村10余里外有个林场，裴麦闹凌晨两三点出发，翻3座小山，天蒙蒙亮时背回十来棵树苗，赶在日出前栽下，然后再去挑水浇树。

山路崎岖，灌满水的木桶压得裴麦闹直不起腰，每走几步就得换换肩。后来，裴麦闹年纪大了，挑不动满满两桶水，就半桶半桶地挑。“看着爷爷每年挑的水越来越少，我们知道爷爷老了。”裴伟超回忆道。儿子裴献周十分心疼，主动提出替父亲守墓，却被老人拒绝了：“我还走得动，等我真动不了了，再交给你。”

就这样，裴麦闹亲种下86棵柏树，笔直挺立在山坡上，将墓园掩映在绿荫之中。

2012年清明前夕，裴麦闹清楚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便把家族里的老人召集在一起商议：“烈士牺牲时连个

名字都没留下来，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。我想把他们写进咱们裴家的家谱。从今往后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，咱们家世世代代为他们祭扫。”大家都觉得，把烈士写进家谱是全家的光荣，一致点头同意。

“佛光裴氏家族愿将烈士们视为本家族人，世代相传，精心守护。每年清明节组织家族成员为烈士扫墓上坟，大礼拜拜，举行一天活动。”裴家的老人们在家族谱扉页工整写下誓言，签名并按下手印。家谱里，“抗日十三无名烈士”紧挨着裴麦闹的名字。

2013年7月，裴麦闹突然感觉呼吸困难，在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心力衰竭。从医院回家，他在离烈士陵园不远的地方为自己选了一块墓地，跟烈士继续做“邻居”，对儿子裴献周郑重交代：“如果有一天俺走了，你要替我守下去；等你走了，让你儿子守下去。”

三代父子的传承——

“守墓早已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”

裴麦闹下葬那天，裴献周先去陵园给烈士们添了土、擦了墓碑，再去送父亲最后一程。

“爹守了几十年，以后轮到我了。”从那天起，裴献周和妻子李伦鸽每隔几天就来到烈士陵园，先在墓前深深三鞠躬，然后拿起工具清理杂草、擦拭墓碑。

近年来，烈士陵园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每年清明，当地的中小學生、机关干部和部队官兵都会前来祭扫，裴献周和裴伟超父子主动担任讲解员。一名中学生在留言本上写道：“烈士们无名，但精神有名；裴家人平凡，但坚守不凡。”

后来，裴献周身体每况愈下。3个儿子两人在外地，小儿子裴伟超在洛阳市区工作，都想接父母去城里享享福，裴献周每次都拒绝了。2023年，裴献周去世，临终前把守墓的任务传给离家最近的裴伟超。“小时候帮爷爷浇水、爷爷就教我认一棵棵树，说这棵是哪年种的，那棵是怎么背回来的。”

对裴伟超来说，守墓早已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。“我会像爷爷、父亲那样，永远守下去。”

一年春节，豫西突降大雪。清早，裴伟超叫醒回家过年的两个哥哥。“夜里下了一场大雪，我担心烈士陵园的柏树会被压断，我们去清理一下吧，也方便大家祭拜。”

三兄弟拿着爷爷、父亲用过的工具，深一脚浅一脚向烈士陵园走去。老大爬上梯子，用竹竿把树上的积雪敲下来，老二、老三拿起铁锹，打扫地面积雪。

这时，许多村民也拿着工具赶来。在佛光村，烈士陵园几乎是所有人眼中的牵挂，无论是平时还是重大节日，他们都会自发赶来，和裴家人一起为烈士扫墓。等把积雪清理干净，大家拿出准备好的祭品，摆在烈士墓前。

这些年来，村民们也主动加入守护烈士的行列，有人帮忙锄草，有人送来树苗，有人捐款修缮陵园。“裴老爷子守了一辈子，我们看着都感动，做点力所能及

的事是应该的。”贺武臣说，村里的孩子从小就知道，东头的墓园里埋着英雄，路过时都会轻声细语，从不嬉戏打闹。

“为抗日烈士守墓不只是裴家的事，而是整个佛光村、府店镇乃至豫西人民的自觉行动。”前几年，国家一级编剧、洛阳剧院编剧何海江了解到裴家的感人事迹后，多次深入佛光村采访，创作出河南曲剧现代戏剧本《守护》。

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昔日打响佛光峪战斗的“英雄皮旅”传人——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赴豫西开展“寻根”之旅，找到了“失散”80年的前辈，先后两次赴洛阳偃师祭扫烈士墓。

“今朝八风云过，犹记烈士护国安”“铁骨铮铮荡寇仇，甘抛热血耀千秋”……在烈士陵园的围墙上，一行行毛笔字苍劲有力。村里有一群书法爱好者，看到墙上的横幅褪色了，就写一批新的换上，一层层粘贴上去。松柏常青，山川见证，烈士陵园的红色横幅时时更新，英烈精神的传承永不断线。

为这段历史点一盏灯

■河南曲剧现代戏《守护》编剧 何海江

《守护》的剧本创作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当一个故事本身已经足够打动人的时候，身为创作者的我不免情怯。我们常说戏如人生，最好的戏剧，不过是人生的缩影。

2015年清明，在单位统一组织下，我来到佛光村祭扫抗日十三无名烈士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关于“守护”的故事。八路军在豫西浴血奋战、保家卫国，裴麦闹老人义务守墓、无私奉献，让我萌生了一个念头：把这个故事搬到戏曲舞台上，让更多人看到。

在剧本构思阶段，深入的生活体验必不可少。几经辗转，我联系到裴麦闹老人的儿子裴献周，向他表达了我的创作想法，他很支持。此后，我两次吃住在他家，对坐谈心、走访村民、踏访烈士陵园。“烈士陵园离我们家不到500米，父亲有事没事就会走过去看看，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。”裴献周告诉我，他永远忘不掉父亲临终前，除了交代家中事后，还反复强调让他们继续守好烈士墓。

撰写剧本时，我打破常规创作套路，从小处着眼，以裴家三代的守墓故事为主线，以13位无名烈士的牺牲奉献为副线，分“忆梦”“守梦”“追梦”“筑梦”“奔梦”5个场次，为观众呈现一幅关于记忆、责任与传承的生动画卷。

写戏便是写人，人物灵魂的深度决定戏剧的高度。在人物群像塑造方面，我们摒弃脸谱化的处理方式，赋予每个角色丰富的内心。河南曲剧唱腔本身就带有泥土般的厚重气息，我们在《守护》剧本中保留了大量河南方言念白。

戏曲舞台有一种特殊的属性，我们称其为“活人演活人给活人看”。我们对《守护》这部作品不断精心打磨，就是为了让更多烈士和守墓人的形象“活”在舞台上，“活”在观众心中。

历史从未远去，它活在裴氏家族年复一年的祭扫中，活在一代代人对“不能忘”的坚守里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何其有幸，能用一方舞台、几句唱词，为这段历史点一盏灯。这束灯光只要有人传承，就能照亮更多的人，照亮前行的路。

（徐正玉整理）

图①：裴家第三代守墓人裴伟超。
图②：裴家第二代守墓人裴献周。
图③：裴家第一代守墓人裴麦闹。
图④⑤：2012年4月，裴氏家族将抗日十三无名烈士写入家谱。



图⑥：洛阳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来到烈士陵园祭扫。
图⑦：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来到烈士陵园祭奠。

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版式设计：廖 硕

